



雙城記

## 再說共鳴

第一本《老饕漫筆》是自己買的，第二本《老饕續筆》是趙疇兄送的，扉頁上是趙兄端正秀麗的小楷「冀平女士囑正」。囑正，笑納的意思。我到趙兄家去過，滿室書香，記得非常清楚，他說，要找我個日子請我到家裏吃一餐，由他自己做，可惜這不平凡的一餐，我沒有吃到，不停地奔波兩地跑，連自己都不知道，什麼時候人在哪裏，錯過了，後悔不已。這餐飯趙兄還是做了，我看到有記載，如果沒記錯，好像作家陳建功兄台有幸吃到。

繼續上篇話題再說共鳴。在《老饕系列》的宣發見面會上，台下多是20多歲年輕人，趙兄疑慮不知會否有共鳴？我也很關注。我的共鳴首先是從吃上得來的。上文提到王府井「起士林」，還有一處中山公園「來今雨軒」，是名人去得最多的兩個地方。今年金秋在北京，去中山公園懷舊，為的就是「來今雨軒」。舊地仍在，情趣皆無。一年三季的茶座沒了，高搭的席棚拆了，沒了人氣只剩下清冷，當年喝茶賞花的日子沒有了。古色古香的飯堂還在，問了一下門口的侍應，說要等15桌，於是領了號，先去園子裏看看，他說到號



冬陽天地

梁冬陽醫生

## 手足口病

有小孩子連發兩天高燒，每次量度40度，卻沒有任何傷風感冒喉嚨痛、小便不適的症狀，唯有對症治療給予物理降溫，口服退燒藥，高燒時用強效的塞肛藥，多飲水多休息，孩子從來不會講大話，高燒時很累不想動，一退燒就玩。不過第5天口腔出現紅點，吃東西感覺痛，出現了手足口病的症狀。

現在正是手足口病的好發季節，有些幼稚園和學校在流行，孩子們之間密切接觸可以經過共用的玩具，互相擁抱，一齊進食，接觸分泌物而互相傳染，有些家長告訴我小朋友一上學便傳染回家，連家中的弟弟、妹妹也無一倖免，確實如此，雖然理論上要勤洗手，防止密切接觸，但在小朋友的圈子裏面是很難避免的。

手足口病患者在病發首星期最具傳染性，而病毒可經由其糞便排放達數星期。潛伏期約為3-7天，初期會出現高燒或低燒、食慾不振、疲倦和喉嚨痛。發燒後1-2天，口腔可能會出現疼痛的水泡、紅點、潰瘍。潰瘍位於舌頭、牙肉，口腔



細說星光

叢仁

## 後來居上的羅雲熙

2023年，張學友、劉德華、梁朝偉3位已登「六」的香港大明星，在星光大道上繼續綻放光芒。當中尤以梁朝偉，他憑《無名》一片奪金雞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史上三金（金像獎、金馬獎和金雞獎）影帝，實在可喜可賀。

回說國劇市場，經過一輪沉寂，這檔國劇又再熱鬧起來，同期推出了王鶴棣、白鹿的《以愛為營》硬撼羅雲熙、章若楠合演的《治癒系戀人》，同是愛情時裝劇，剛開播一周，暫時仍未知鹿死誰手，若以第一集的劇情，我個人是較喜歡《治癒系戀人》，因為《以愛》是典型的霸道總裁橋段，始終是熱口熟面的劇本，雖然《治癒系戀人》描述的是中國醫療團隊在海外行醫的故事，也新不到哪裏，但起碼章若楠棄醫從商的角色背景，較又是雜誌社記者訪問霸道總裁的白鹿，帶多了一點追看性。

上星期介紹過王鶴棣，說他是這兩年間冒起得最快的男藝人，而《治癒系戀人》中的羅雲熙，對香港觀眾來說，可能仍覺得他是個新星，但其實他已屆35歲之齡，在演藝界已算是走在高峰期。他之所以被錯覺為新星，可能和他的長相有關，瘦削尖面身形也高挑，有



此山中

鄧達智

## 常在心間的「玫瑰們」

侄媳婦Anna本周日於多倫多舉行的喪禮，自己未能赴會；工作及生活程序預早的安排，也非難以抽身，終於明白長輩傳統觀念：白頭人莫送黑頭人……

人生過泰半，積累喜、怒、哀、樂如山，已無太多餘力應付；外祖母早逝，五十出頭離世，那時自己還未上幼稚園，只記得母親不斷痛哭的畫面。祖父及外祖父離世於同一星期，我與弟弟、表弟剛好放假聖誕，從各自上大學的城市聚集在多倫多二姐家，噩耗傳來，傷感出門求學時跟祖父、外祖父叩別後，亦即永別，想起兩位祖父種種的慈愛，姐弟表弟幾人抱頭痛哭了一整個晚上。

祖母過世，我已回港工作，人人敬重祖母，靈堂上哭聲震天。印象最深刻，還是三姐在倫敦被庸醫及英國的醫療體系錯判，將胃癌當作胃潰瘍，延誤醫治，錯失黃金時間，被發現時腫瘤已擴散，再奮力抗癌4年，逃不過危難，走時40歲，兩名女兒9歲、8歲。

三姐撒手塵寰，我趕到倫敦，陪伴整夜，於清晨時分，手牽她手親眼看著斷氣過程，永世難忘。喪禮進行期間，忽爾傷痛，為骨肉的早逝痛哭失聲。再過十多年，二姐在頑

強抵抗惡疾多年後，眼見兩名兒子長大，學業事業有成，不流半滴眼淚，欣然與世長辭。趕到多倫多，每天探望二姐言笑晏晏，從旁安撫母親與甥兒們，直至喪禮舉行前一夜，獨自瞻仰遺容，不禁思念童年歲月，少年國外求學期間二姐執行代家長及學業顧問重責，都一百分之三百回饋祖父的期許，眼淚不禁泉湧。

父親離世於自己事業薄有成，媒體報道頻密，然而歲月已經平伏表面傷痛，整個喪禮沒流一滴眼淚。

再過十年，母親離世，斷氣那刻其他弟弟在醫院不同角落守候，只我一人陪伴在側，邊寫稿聽到媽媽長舒出一口氣，但自己卻未察覺那刻便是離去，到發現時，自己情緒非常激動，近乎錯亂……喪禮前數天騎單車散心，經過母親父家屋村，前塵往事一湧而上，將單車停下，躲在樹叢背後哭了一個結結實實來到喪禮，置身自國外及本地趕來眾多侄兒甥兒及親友與四面八方致意的花海，反而表現十分平靜。

決定不飛往加拿大參加Anna的喪禮，只怕面對喪妻年輕的侄兒及年幼侄孫，為他們的失落而傷心，只怕自己已無力悲哀，寧願留在香港，整理好他們的房子，為侄媳婦盡點心，照顧她的丈夫她的兒子。



◆侄媳婦被診斷患上癌症一年多以來，侄兒、侄孫及她的影像不時浮現心間！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若荷

## 紙上時光

秋天，這是一個多彩的季節。每天忙於工作、生活的我們就像旋轉的陀螺，在身影倥傯中匆匆一掠頭，眼前已呈現出另一番景象：大雁南飛，落葉枯黃，原本旺盛的生命開始了隕落，於是便多了些感慨。時光流逝的太快。4年前的秋天，我開始着手編輯一本散文集《秋野之上》，這部散文集和前幾本差不多，大抵離不開生命和大地、感悟和哲思。在文學諸多類別中，最能袒露人靈魂、直接與心靈共舞的，大概就只有散文了，作為從「說話」開始、由「散句」演進而來的文體，一開始就植根於民間，融自由、遼闊、性靈、深刻於一身，既不失大眾，也不失高貴。

每個人與寫作結緣，都有偶然和必然性，我大致也是這樣。我早期寫詩歌，後來選擇了散文。一路走來，從家鄉走向更廣闊的天地，愈走愈篤定，愈走愈難以割捨。疏離詩歌，或許疏離了貴族化的「精神的聖殿」，散文卻讓我更加貼近大地，更能展現我對世界的情感和渴望。在山水間徜徉，仰望天地，將生命注入文字，在心靈的宇宙中綻放出花來，是一種享受。故鄉生我養我，大地給了我成長的沃土，而心靈則讓我的書寫在場，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，都貼近對象，抵達真相，表達真情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我的文字得到了滋養。

曾經很喜歡美術，初中時還嚮往參加美術學習班，後來母親親來美術教師授我繪畫。習畫讓我學會了觀察，學會了品味生活，讓我在思考中馳騁想像，懂得了山水畫中的「遠山」、「近山」的理論。繪畫喜歡上山水自然，自然馳筆也喜歡於田野之

上。從畫到文，無縫相接，都因為表達自己理想的意願。春天去山裏看花，踏一踏腳下鬆軟的土地，採一把鮮綠的草葉，讓雙手沾滿春天的氣息；夏天到山裏觀滿山的蒼翠，在潺湲的山溪裏濯足，感受山野的氣息；秋天去登高望遠，賞紅葉匝地、金黃遍野的景象，生命中新的發現總是令我驚喜。當我踏著遼闊的大地走向一個目標，直面山體土黃的肌膚和黝黑冷峻的峭壁時，才發現自己原來是這樣鍾情於自然風物，於是天空、大地、山野，在我眼中愈加幽邃，方明白，畫與文，只是不同的表達方式。

我一直認為，在我站立的大地上，所有曾經奉獻過、捧出過自己的植物都令人敬佩。而人類也是大地上的植物吧？我們既是一枚果實，也是一粒種子，或是一棵小草，像草葉一樣生長，像種子一樣發芽，像植物一樣花開花落。世間生命生長的過程沒有什麼差別。我自己就是一粒種子，知道自己從何處而來。我知道哪裏是我的故鄉。我更知道是誰將我的根捧起，送進異鄉寬厚的土壤。我站立在大地上，看着他們喜怒哀樂，我也像一棵植物一樣，雙眼露出對家鄉和土地的眷戀，為那些在歲月中失去的人而悲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植物的存在是為了生命的延續，人類的存在卻不僅僅是為了生命的延續，我們的人生還有發現存在、創造價值、獲得成就的意義。

秋天的田野上，稻穀成熟了，農民們正在收割。他們一身汗水，忙碌而又充實。看着他們勞動的身影，我心生敬意和感激。秋野的迤邐起伏、輝煌壯闊，成為了我不懈的追求和創作目標。我借助文字，記錄歲月中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，將內心的情感與體悟轉化為對生命的禮讚，對生

## 出席聽眾的喪禮

上星期說到一位忠實聽眾離世的事情，想透過這個聽眾的故事，令到讀者們也會懂得「珍惜」這兩個字。這位聽眾有一手好廚藝，又或者有很多聽眾也會說，她是一個烹飪技術非常了得的長者朋友，所以有時候我在節目當中也會詢問有關煮什麼東西需要怎樣，她也會非常詳盡的教我。所以當她知道她離世的消息，雖然當時未能證實，但可能是真的，自己很難過。直至有一天，在一些社交平台收到有關她喪禮的詳盡資料之後，我就知道不想成為事實的，終於還是要去面對這個事實。在當刻知道這件事之後，我決定出席她的喪禮，甚至我在外國的家姐也經常聽我節目，也曾聽過這位聽眾的名字，她說：「我覺得你應該要出席她的喪禮。」

在設靈這天的晚上大概6時左右，我跟一些庭友（因為我的留言板名叫發仔大家庭，所以聽眾們都好像是一家人一樣，所以我稱呼他們是庭友），一起到資深聽眾靈堂鞠躬，一踏入靈堂便看見兩個跟她樣貌很相似的人，就知道是她的家人，她們自我介紹，其中一個是大家姐另一個是二家姐，我認識的聽眾是三妹。而我亦送上花園當做小小心意送她最後一程，我亦知道有很多「發仔大家庭」的聽眾們都想表達自己的心意，但有很多身處海外，未能盡點心意，所以我在花園上寫上「發仔大家庭各成員敬輓」。現場看見她有很多家人為她作最後準備，我也感覺安心。因為最初以為她是一個比較孤單的長者朋友，還擔心她的後事會怎樣處理，原來她有這麼多愛惜她的家人為她安排人生最後的喪禮，所以感到安心。

在場見到很多很有心的「庭友」到場鞠躬，大家還坐下來摺摺金銀元寶談談對她種種昔日的相處經過。因為她是一位很熱情的聽眾，所以原來私底下也會約其他聽眾朋友一起吃飯，到訪她的家作客，這就是我主持「一切從音樂開始」的其中一個開心見到的情況，因為我們就好像一家人一樣，偶爾碰面，節目進行中，大家可以在留言板傾談，甚至可以分享生活日常互相關心，感覺很欣慰。而且我已經把大家的留言打印出來給她看。願她早登極樂，到達開心的世界。



發式生活

余宜發

## 逝者封神榜



演藝蝶影

小蝶

最近很多媒體和網絡都播放與陳百強有關的資訊、影片和音樂，原來是因為紀念陳百強在上月底逝世30年。

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，令我想起一事情。陳百強逝世當晚，我和一些傳媒前輩吃飯，但有一人姗姗來遲。我們等了很久，他終於來了，並解釋遲到的理由，原來他去了醫院見陳百強最後一面。他也告訴我們他在醫院見到的事情，不過，事情過了那麼久，不提也罷。

不知不覺間，原來陳百強已經逝世30年。30年真不是一段短時間，卻恍如如彈指間溜走。

網上經常流傳一張照片，是陳百強、梅艷芳與張國榮的合照。他們都有共通點：第一，3人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著名歌星，攀上天王巨星的位置，是每個樂壇頒獎禮的常客，而且都擁有無數非常愛戴他們的歌迷。

第二，他們都是潮流指標，亦是很多年輕

人模仿的對象。八十年代香港樂壇百花齊放，不同風格和形象的歌手紛紛湧現。有些歌手很有實力，但不是偶像派，不會是年輕人模仿的對象。有些人是偶像派，可是又未能登上天王巨星之列。陳百強、梅艷芳與張國榮都是既有實力，又是很多人的模仿對象和潮流指標，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影響崇拜他們的人。

當然，他們之間還有一樣相同的事情，就是他們都是英年早逝，當年令他們的歌迷傷心不已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他們的離去仍然令歌迷們難以忘懷。

他們的壽命雖然不長，但是他們在香港演藝界留下的名聲卻是至今不減，歌迷們每年在他們的生忌和死忌都仍分別在不同的地方悼念他們。他們可以說雖死猶生，從來沒有離開歌迷的心。所謂人死留名，雁過留聲，他們不但留下美好的名，亦早已好像被封了神般起來，就像外國的占士甸、瑪麗蓮

夢露一樣，已經成了永恒的Icons。

不過，在香港樂壇這個「封神榜」中，我覺得還有一位天王歌星未獲得應有的重視，他的成就和對樂壇的貢獻與所得的榮譽不成正比，那就是羅文。羅文是一位聲色藝全的歌星。論聲，相信當年能與他匹敵的不多於5人；論色，你看他在台上的演出，都是為觀眾帶來愉悅的視覺享受；論藝，他的唱功、舞蹈、形體和身段等技藝都是一流的。

還有，論創新，他有很多第一，如他是全港第一齣原創粵語音樂劇的始祖，他的唱片《卉》是香港首隻概念大碟，他是在多個外國殿堂音樂廳演唱的首位華人歌手；論形象，他非常百變，叫人目不暇給。他同時亦以「妖艷」見稱，很多走治癒路線的後輩都深受他的影響等；論經典歌曲，更加不在此列舉了，他是七十至九十年代無數金曲的原唱者。

這樣的一位人物，為何好像未能如其餘3人同樣被封神呢？